

中国近代大学“考试荣誉制”研究

党亭军

【摘要】 中国近代大学积极地引进西方大学的“考试荣誉制”,这既促进了考试制度的改革,同时也成为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实践之中,却因大学生自治能力较差、“考试荣誉制”本土化改造环节缺失、中国近代大学考试管理制度本身的弊病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等因素的制约,使得这项考试制度改革无疾而终。当代大学推行“考试荣誉制”的基本思路在于:积极推进大学学业考试管理理念的转变并进行“考试荣誉制”氛围的营造,这是推行“考试荣誉制”的逻辑前提;深入反思中国近代大学推行“考试荣誉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从而建立起有效的防范制度;加大对于“考试荣誉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力度。

【关键词】 “考试荣誉制”;中国近代大学;学生自治

【中图分类号】 G424.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654(2014)01-085-005

“考试荣誉制”又名考试名誉制或考试自治制,是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颇为流行的一种由学生自我及互相监督而无需教员监场的考试组织形式。这种考试制度往往在大学高年级实行,遵循学生自愿参加的原则并以个人名誉作为考试不作弊的承诺。这项考试制度的顺利进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学生自治能力的提升。我国近代大学纷纷引进这项考试制度。在引进之初,的确为我国近代大学学业考试制度的改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有利契机,但是在随后的实践之中却遇到了种种阻力,以至最终遭致“无疾而终”的命运。鉴于当前一些大学也在积极地进行无人监考制度的尝试,有必要反思中国近代大学在探索“考试荣誉制”之中的经验与教训,以为当代大学考试制度的改革起到“以史为鉴”和“古为今用”的借鉴作用。

一、“考试荣誉制”的初衷及引进

在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的学业考试之中,常常采用一种“考试荣誉制”,来激发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并提升其对于学业考试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使得此项制度成为锻炼和检阅大学生自治能力程度的一个有效平台,这就是大学实施“考试荣誉制”的初衷。民国三十七年,广州大学校长陈炳权接受广州市《中正日报》记者的采访,谈了他考察美国的观感,其中就谈到美国大学学业考试之中的“荣誉考试制”:“至期考时,教师欲不监堂,而以同学监视同学,自己管理自己的态度,但学生为尊重自己之人格、道德,却不敢做出越轨行为。”^[1]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美国大学推行“荣誉考试制”的实际情形,学生能够在人格和道德以及考试分数孰轻孰重的权衡之中作出理性的抉择,因此,美国大学能够顺利推

作者简介 党亭军,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招生考试研究,课题号:12JJD880017。

行此种考试制度,大学生的高度自律意识和自治能力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国在引进此项制度以及当前大学试行无人监考制度时不得不慎重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

中国近代大学对于“考试荣誉制”的引进,最初始于国内的教会大学。民国二年秋季,上海圣约翰大学决定在高年级学生中试行此项考试制度,这不仅得到了该校大三学生的积极响应,且随后为金陵大学以及广东岭南学院所仿效,并在圣约翰大学的低年级之中得到推行。圣约翰大学的一位校友回忆了当时推行“考试荣誉制”的具体情形:“进入二年级,学校通知学生讨论‘荣誉制度’(honor system),这是考试无人监考的信任制度,目的是培养人格,培养道德,培养青年自己站起来做人。‘荣誉制度’以课程为单位,如果同班,同课程,同学大家同意,就可以申请实行。我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提出了申请,同学自己去取题,老师不来监考,的确无人作弊。”^[2]当然,除了教会大学以外,国内其他大学也开始积极地推行这种颇具创新意义和激发学生荣誉感的新颖学业考试制度,如民国时期的广西大学和广州大学也都引进和推行了这种旨在培养学生自治能力的“考试荣誉制”^[3]。

诚然,这种新型的“无人监考”考试制度和警察抓小偷般的传统监考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引进之初就颇受大学生的欢迎。而且从理论上讲,大学高年级学生经过了两三年自主学习与团体生活的磨练,也有了较高的自律意识与自治能力。因此,“考试荣誉制”的引进与试行也似乎具备了必要的主客观条件。但是,从中国近代大学的考试发展实践轨迹来看,“考试荣誉制”不仅没有成为大学学业考试的一种常规组织形式,而且还遭遇了“无疾而终”的短命厄运。

二、“考试荣誉制”的失败及原因

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引进与试行了“考试荣誉制”,并且也有对于舞弊者给予退学的严厉惩处措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依旧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水土不服”和“文化排斥”。其背后主要是学生自治能力较差、大学对于“考试荣誉制”本土化改造缺失、中

国近代大学考试管理制度本身弊病的负面影响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排斥等原因。

首先是学生自治能力较差。在中国近代大学的管理之中,常常把学生自治能力的培养作为一个主要的方面,通过设立学生自治会与鼓励学生参与各种社团等方式来着力激发学生的自律意识和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但是,从各大学的实践来看,尽管近代大学对于学生自治能力的培养途径有值得学习与借鉴之处,但学生自治能力培养的效果却颇值得怀疑。“考试荣誉制”探索的失败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之一。笔者曾专门就民国时期厦门大学学生自治组织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学理述评^[4]。事实上,“考试荣誉制”和大学生自治能力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内在逻辑关系,即“考试荣誉制”以大学生的自治能力为前提,但同时又是锻炼大学生自治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手段之一。中国近代大学未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致使学生自律意识淡薄,自治能力较差,“考试荣誉制”的探索最终失败也就成为必然。民国二十年,御夫在谈到对于发展东北大学的改进意见时,就学业考试的改进方面明确指出:“学生方面,须互相监督,不致有希图侥幸舞弊之情形,于是则人人必加努力,各自图强,方能不副(负)考试之本意。”^[5]这个例子明确提到学生在考场之中缺乏自律和相互监督意识,以致部分学生心存侥幸而于考场舞弊的客观事实。

其次是对于“考试荣誉制”本土化改造的缺失。对于西方考试制度的引进和试行,从理论上讲是需要的。但是,一旦忽视本国的实际情况而不加本土化改进地盲目照搬,其结果就很可能是失败的。就“考试荣誉制”的引进而言,尽管中国近代大学也在学生的自治能力培养方面进行了多种途径的探索,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在引进西方的“考试荣誉制”时,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缺失了本土化环境下“考试荣誉制”与学生自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学理探究与实践探索。因此,中国近代大学往往是通过整个班级的集体表决来决定是否采用“考试荣誉制”,而严重地忽视了具体个人的真实意愿,所以,在多数人投票决定采用的情况下,少部分人的反对是没有实际效果和意义的。当然,客观地讲,这部分人也未必就一定在考试中作

弊,而投票赞成采用的人也不一定就不作弊。显然,这种对于“考试荣誉制”本土化改造环节的缺失也是导致其探索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中国近代大学考试管理制度本身弊病的负面影响。近代大学在学业考试管理上具有自身的优势与长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注重学业考试“以考促学”基本功能的发挥,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注重平时”成为中国近代大学学业考试管理的初衷^[6]。但近代大学考试管理制度自身也有着难以避免的弊病或缺陷,考试次数过于频繁。近代大学往往设有临时考试或月考、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学期与学年论文考试、毕业论文考试以及毕业考试等。这样一来,频繁的学业考试就几乎成为近代大学进行大学生学业管理的基本手段之一。再加上考试内容基本上限定在书本或教师讲义或课堂笔记的范围之内,学生对于日常的学习也仅仅局限于出勤率和课堂笔记的考虑,并不会真正地在学业探究方面花费很大的精力,只是在临考之际才拼命地突击。正如民国时期私立南开大学学生宿舍墙壁上的一幅对联所说,“月考忙大考尤忙忙里偷闲欣逢除夕,读书苦记书更苦苦中作乐废兹新春”^[7]。因此,日常学习不努力而考前开夜车,甚至于部分学生在考场通过种种方式进行舞弊的行为也就势必在所难免。这是“考试荣誉制”难以推行的学情因素。

最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财富,正是由于这些财富的继承与发扬,才使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世代薪火相传。但同时也有一些亟待摒弃和改进的地方,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面子”,就是一个亟待彻底摒弃的东西,否则在“面子”的影响下,“考试荣誉制”的试行遭受失败就将成为必然。正如林语堂所言:“除非个人丢去了面子,中国永不能成为民主国家。面子丢得愈快,一切的改善也愈速。”^[8]事实上,“考试荣誉制”在中国近代大学的试行失败,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往往遵循“情面”大于考试规章制度,甚至大于法律和道德的为人处世潜规则,即在考场发现他人尤其是同班同学或好友有舞弊嫌疑时,绝大多数同学都会采取“视而不见”和“放任自流”的庇护行为。这种面子的影响可谓无孔不入,它在有效地维护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同时,却无情

地荡涤掉了考试规章制度的尊严。难怪,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就把圣约翰大学试行“考试荣誉制”失败的原因归咎为学生太讲情面和“小团体精神”,不愿检举作弊,因为这事关全班名誉^[9]。

总之,正是由于上述诸多因素的影响,“考试荣誉制”的探索遭到了失败的命运。

三、推行荣誉考试制的思考与建议

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对于“考试荣誉制”的探索以失败告终,但其为中国大学考试文化的建设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也同时给当代大学无人监考制度的推行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应转变大学学业考试管理理念,营造推行“考试荣誉制”的氛围,这是推行“考试荣誉制”的逻辑前提,即由传统封闭的大学学业考试管理理念向现代开放的大学学业考试管理理念转变。传统意义上的监考方式过于强化外在的教师监督,而没有能够为大学生的自我管理提供一个操作平台,这样不仅浪费了监考教师的时间与精力,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大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明证。笔者始终认为,考试管理的本质意义应当在于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效果,而“考试荣誉制”的顺利推行恰好就可以达到这种“无为而有为”的管理效果。尽管中国近代大学对于“考试荣誉制”的探索以失败告终,但其进行改革的决心与勇气至少启示我们,理念转变是推进行动转变的前提。因此,当代大学推行“考试荣誉制”的前提就在于学业考试管理理念的转变,在大学内部营造起一种推行“荣誉考试制”的良好氛围,使此项学业考试制度为人们所普遍了解、认可与支持,这也是当代大学推行“荣誉考试制”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之一。

其次,应反思中国近代大学推行“考试荣誉制”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当代大学顺利推行建立起有效的防范制度。应积极地通过各种措施尤其是改革与健全大学生社团来激发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和培养其自治能力,通过学生社团独立自主地开展各种校内外活动,在实践操作平台的基础上推进学生自治、自觉、自动、自律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结合推行“考试荣誉制”的需要,借鉴圣约翰大学在高年级学生中

成立考试自治裁判委员会的做法,以学生自身来争夺考试自治事宜^[10]。为此,可以引导学生社团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试点,即可以先考虑在部分学生社团中的部分成员尤其是学生会干部中进行试点,以学生自主组织考试和自主管理等形式来为“考试荣誉制”的试行提供必要的学情基础调查。从“考试荣誉制”本土化探索的角度来看,不宜照搬美国大学那种同班同课程全部同学都参加的做法,不能采取只要大多数同意就全部都要参加的做法,而应积极地在有意愿的同学之中进行逐步的试点与经验总结。因此,可“设立诚信考场、免监考场、党员考场、班干部考场等方式,具体深入推进‘考试荣誉制’的实施,在学生之间培植一种‘我爱名誉,我尊重人格,我尊重考试的优良风气’”^[11]。此外,笔者建议,还可以试行建立学生的考试信誉档案制,来推动考试荣誉制的进行。

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学业考试制度自身的弊病而言,当代大学在设立平时考试制度时切忌考试次数过于频繁,以免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同时在学业考试的内容中,应当把偏重书本知识的记忆转向实际能力的考查,这也是在推行“考试荣誉制”时亟待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借鉴胡适等人的论文考试法,可以在部分的学期或学年课程考试中进行论文考试的试点,也可以在部分课程考试之中加大实际运用能力考查的力度及其考试分数的权重。这样,通过各种措施积极引导对于自身实际能力的关注,不仅能够很大程度上促进学习风气与学习方式的转变,而且还能够有效地扭转学生应试的心态,有效降低学生作弊的心理动机,这对于“考试荣誉制”的推行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面子”与“人际关系”等负面影响来看,务必要加大考试制度自身的建设力度,甚至于出台必要的大学学业考试管理法规,把考试管理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上,并且公开、公正、公平地处理考试的违规人员与行为。鉴于目前社会上各类考试风气极其不现状,亟需加大对于考试违规行为法律制裁力度,这也是当代大学推行“考试荣誉制”时的外在条件之一。

第三,应加大对于“考试荣誉制”理论与实践探

索的力度。目前对于“考试荣誉制”的学理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极为缺乏,少数大学采用以摄像头监控来代替教师监考的学业考试方式,且其美名曰“无人监考”。事实上,这种监考方式对于大学生的自律意识和自治能力的锻炼不仅不是一件好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极易对学生的自尊心造成伤害,在这种监考方式中进行考试的学生没有丝毫“荣誉”可谈。显然,真正意义上的“考试荣誉制”需要的是激发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有效地发挥学生互相监督、自我管理以及共同维护考试荣誉的团体效益。此外,鉴于“考试荣誉制”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自治能力并检测其自治程度的特点,笔者呼吁,在一些大学、院系、课程、学生之间进行实质性的实践,这样也可以为“考试荣誉制”的学理探究提供必要的实践平台,以利于“考试荣誉制”理论的提升和指导实践能力的不断增强,从而推进其在当代大学的实施力度。

总之,“考试荣誉制”是一种亟待当代高教学界关注的“新型”考试制度,与社团相比,它具有更明显的锻炼和考验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的作用。前辈们已经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为此项考试制度的引进与实施做出了可贵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考试荣誉制”终究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极具生命力的大学学业考试方式。

参考文献:

- [1]访问陈校长炳权博士畅谈旅美观感[J].广州大学校刊,1948(43):12.
- [2][9][10]徐以骅.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6,219,220.
- [3][11]党亭军.中国近代学人对大学学业考试制度的质疑、改革及启示[J].考试研究,2013(4):30-38.
- [4]党亭军.民国时期厦门大学学生自治组织的特点述评[J].教育与考试,2013(2):65-70.
- [5]御夫.我对于发展东北大学之意见[J].东北大学周刊,1931,(110):45-49.
- [6]党亭军.“注重平时”与“从严治考”——民国时期大学学业考试管理制度研究[J].江苏高教,2013(1):89-91.
- [7]金桢弼.我对于南大考试的意见[J].南大周刊,1930(79):7.
- [8]林语堂.何谓面子[J].南大周刊,1930(110):37.

Research of Honor System Examination of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y

Dang Tingju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Xiamen University , Xiamen , Fujian , 361005

Abstract: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ies actively introduced honor system examination commonly used in western universities. It not only promoted the reform of examination system , but also beca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cultivate students' autonomous ability. But in practice because of the lack of localization process , great rejection due to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s , the reform of the examination system had died of doom. It provided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reform of examination system.

Key words: Honor System Examination , Chinese Modern University , Student Self-governing